





●許塵父緊要啟事

盧父主任之情雜誌原定端節出版現因印  
已於七月一日出版特此敬告  
情雜誌月出一冊定價實洋二角郵費加一  
半年六冊實洋一元郵費加一全年十二冊  
實洋二元郵費在內並附贈盧父自著滬江  
風月傳一部計四本值洋一元六角（定半  
年及數月者無贈）  
以陽歷七月爲限逾期不贈總發行所上海  
法界八仙橋德行里一號情雜誌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交通路清華書局四馬路進化書  
局望平街小說日報社寄售處本外埠各大  
書坊均有代售

小說

# ●學校怪現狀之

●學校怪現狀之一幕

愛英

上課鈴搖了。五分鐘已過了，大北學校的英文教員許俊夫，才慢慢的拿着課本等件。往教員室裏去。上了講臺。點了名。又費去了十餘分鐘。媽媽虎虎的問了二三個學生的功課。又耗去了二十分鐘。下班鈴又<sup>早</sup>先搖了十分鐘，所以只剩有十多分鐘。才翻了幾翻。放開本子。條列有講完兩句。叮鈴。……叮鈴。……的打了下班鈴了。學生也就遂着鈴聲出去了。教員呢。當然也不能再站在臺上了。

「老許這樣的教法。一天學上不<sup>一</sup>句<sup>一</sup>句的英文。這樣教下去。怎麼能行呢。我們還是抬了他去罷。」有幾個學生是這樣樣說着。但是礙也有很多不贊

成的說道。「他這樣的辦法。好的很。一來我們的步數。是沒有不夠分的。二來我們這樣。或者還可以能得一點進步。因為就說。『貴精不貴多。』若是他給我們講上一課。我們恐怕還辦不了呢。不如這樣倒鬆快些的。」後來議論了一回。下一班鈴又搖了。終究也沒有一個定議。所以也就媽媽虎虎過去了。

星期六那一晚。大北學校有二三個學生。一齊出發作了。諸君呀。他們出發作什麼呢。原來沒有別的事。是出去尋花問柳的。他們一路上也並不乘車子。只是互相爭吵。他說住平仁里去。那個說平仁里沒有美好的。還是花香里二蘇家去罷。另有一個說。你們說的地方都不好。我們不如老老實實往八卦樓去罷。那二個都說不贊成。不贊成。末後終于走向花香里二蘇家去了。但是一回。二蘇跑往別屋去了。說別屋有客。一回就過來的。誰知住了有半個鐘頭的。還不見過來。三人氣極。乃大示威風的罵道。「那裏的些不曉事務的混蛋

東西。還不快滾出去。你可要小心些呵。」那邊的人也罵起了。二邊都出來了。二蘇竭力的勸灌。也止不住了。看看接近。二邊將要用武了。確不知怎的。二邊都像觸電似的。呆呆的立着不動了。住了一回。才聽這邊一個人說道。「原來是許先生和李校長嗎。對不住。對不住。慚愧慚愧。還望先生不要見怪。學生實在不知是先生們在此。」又聽那邊說道。「原來是你們三人嗎。唔。兩真算是及時行樂。倒也很好。……我們要回去了。你們在此。再玩一回罷。……再見。再見」說着任人就忽忽走了。他們三個也不多回就走了。

大北學校考試完了。大考試了。有三個學生。平常是很荒蕩的。也不用功。月考總是不夠分。以前的大考。總是名列後頭。沒降級已是萬幸了。現在忽然都列在前十名。他們的同學都很希奇的問們三人道。「你們這次的大考。兩是怎麼的呢。」他們回答說。「難道前十多只許你們占據。不許我們立足的

○儂之痛史

楊銳宏投

寒光半點。直透碧窗。鮮花數朵。橫陳桌上。斯時也。萬籟俱寂。四顧蒼茫。一線燈光。飄搖不定。隱約有一女郎。面壁而坐。年華豆蔻。風姿綽約。凝其面。柳其腰。秋水其神。玉其骨。蓬蓬之髮。分散於兩耳間。不知者幾疑爲天上神仙。嗟乎小子。生性工愁。雖歷視幾許花容月貌。亦當糞土。而今見之。不覺神爲之顛。而魂爲之倒。噫。是女郎誠具若是之魔力哉。俄而女郎忽蹙其眉。低其首。一似重有憂者。旣而秋波一轉。注視桌上之數朵鮮花。不作一語。凝視久之。不覺珠淚盈眶。潛潛欲墜。且斷且續而嘆曰。噫。姊乎。姊乎。爾其死耶。抑甘棄妹耶。死者其亦有

大前門香烟  
交際場中  
必需之品



大前門

商英

華英美烟公司  
有限公司  
總經理

碧波儷影

首。」怎畢。對坐默不一語。文郁謂曰。夜深矣。盍歸寢乎。文彩曰。今日何日。乃最後之一日耳。明年明月尚可得乎。文善叱曰。姊真痴矣。噫。文彩出此言。亦不過一時之感觸耳。而悠悠蒼天。竟

數醫。有云寒。有云熱。衆口之言。莫衷一是。而藥石崗投。反增病勢。其比求神問卜。冀其早愈。奈事到臨頭。木偶無靈。亦徒呼負之。病至二日。終無見效。臨終時。緊握妹文郁之手。斷續而言曰。

## ●最短的日記

昇之夜。女郎觀此數朵鮮  
 花而流淚者。即文郁也。  
 此其痛史之所由來也。

●最短的日記

朱菊影

正月初一日拜了一日的年  
 正月初二日今天我的母親

行●素●

姊生者之痛心耶。噫。姊乎。姊乎。何不余答耶。伊何人而至於斯耶。待不佞寫之於下。

女郎方其姓。文郁其名。姊文彩。年齡相差二歲。父早故。賴母撫育以成人。每考試時。輒列優待。師友同學。均甚重之。教師常贊之曰。個妮子文雖修美。惜乎情出文。常帶不壽氣。文彩雖力改之。而天性雖改。讀其文者。每至悲時。輒掩卷不忍再讀。妹文郁亦肄業其中校。才亦不亞於姊。故每逢暇日。席彩必歸省視母親。每歸必與亞妹雙雙攜手。步行園中。談古說今。終日不倦。觀斯情狀。誠足令人羨煞。

某歲八月之望。節正中秋。文彩亦於是日歸來。度此中元佳節。晚膳畢。遂與妹雙雙攜手。同遊後園。是時也。金風送爽。玉露凝涼。皓魄一輪。大放光彩。加以桂花初放。香氣撲入。處此景地。誠不啻置身天仙界矣。二人復緩步至亭中。把酒共酌。對月吟詩。文彩樂不可支。隨口念曰。「此身此地。覺懷然。」明歲明月誰復

殘陽衝山微風送波兩隄垂  
面船窗坐雖淡裝素服但玫  
其麗質天生旁坐一少年挽  
曰吾愛試觀遠山含媚水粼  
與卿對飲女郎微轉其首曰  
榮數事陳列桌上唱喏情話  
吾二人幾許眼淚和心血之  
志以決其心耶余之被讒事  
也今事已過當爲卿言之同  
揚且每星期必隱攝午後以  
余在外有非道德之行爲有  
當織語。可不痛哉。  
次日文郁先文彩而起。見  
其姊奄奄一息。身如出  
爐之鍋。不覺大驚失色。  
私至母處。具此以告。母  
批帶驚趕至。視之果然。  
於是急延醫診治。奈病以  
危險。藥石竟無靈。連診

樓樓如掛絲。款乃聲近小畫之類。與玲瓏水汪之秋波。不而吻。羞澀之態益嬌。嬌少飛波。平如鏡。萬里無雲。對此呆坐。傾略殊無意味。把杯淺煞神仙矣。飲未數杯。少年換而成。豈天欲成全人事。必足深印腦膜。沒齒不忘當時。張生與吾素有隙。不知吾二余之行。動不獨此也。一日竟學校名譽校長。聽信謠言。大姝其善視老母言畢。一身冷汗如泉之湧。一魂香消。遂長埋金土。其母哭之再三。昏而後醒。文輪泣不成聲。幾次昏倒。迨夫醒時。則一黑木棺高頂橙上。嗚呼黃土一杯。桐棺三寸。伊也焉往。噫。

自柳蔭出蕩入湖去一文郎  
之而減色碧波殃其面愈顯  
吻已輕理其光可鑑人之髮  
景實暢胸懷可命舟子取酒  
須不負此天然畫圖俄傾碟  
曰吾愛今日之歡樂不知費  
其先受極大之痛苦以戮其  
即以詳細告卿者恐傷卿心  
訂交事竟爲彼偵知謗言飛  
敗卿之來書訴之校長前謂  
詰責

(未完)

●給我買了一頂草帽子。  
正月初三日我的爹爹。叫  
我到親友家裏去賀年。  
正月初四我昨天因爲在親  
友家裏。多吃一些點心。  
所以我今天肚子非常之痛

正月初五我的肚子已經好

了。  
正月初六日今天我的表兄。到我家裏來賀年。我的母親。一定叫我去陪伊吃飯。  
正月初七日無事可記。  
正月初八同鄰家小妹妹。往廟裏去看戲。  
正月初九我今天清晨起來。就聽見喜鵲叫。  
正月初十今天來了一個硬討飯。  
正月十一日不知怎的跌了一交。  
正月十二日今天有一個媒人。來給我說親。至於男家是那一家。我沒有知道。  
正月十三日我聽見我的母親。對我的爹爹。阿發這……人……他們沒到這裏。見我來了。所以不說下去。  
正月十四日。前天來過的媒人。今天復又來了。  
正月十五日我正坐在房中沙發上。想那前天我的母親。對我爹爹說的話。忽然走進來了一個婢女。笑嘻嘻的對我說道。覆姑。太太將你的終終身。許配諸家的月景少爺了。當時我聽了這話。心中非常難為情。



鑽石白金首飾  
仿古器皿  
馬路大馬路



表列時車大京北至開線浦津京南至開海上			
開無錫	開州蘇	開州南	開海上
...	...	...	...

表列時車大海上至開線浦津京南至開京北			
開州南	開州蘇	開州北	開京北
...	...	...	...

西洋幻術學社  
免收社費  
本社以研究西洋幻術改良吾國舊有之戲法為宗旨...

蘇州戒錫昌號  
本號開設多年專造大衣箱旅行提箱及各種皮件品式樣新美工料堅固久荷各界贊許...

海上花列傳  
此書為雲間幹太仙所著...

徐卓呆著  
滑稽詩歌  
不知所云集

楊慶堃著  
神州新淚痕  
因先生遺稿...

鎮根書例  
四尺長聯二元 五尺三元 六尺四元 八元  
屏條每條與聯同 中堂視條幅加倍

天嘯殘墨  
定價八角  
天嘯先生文字淵潤金石聲譽為其介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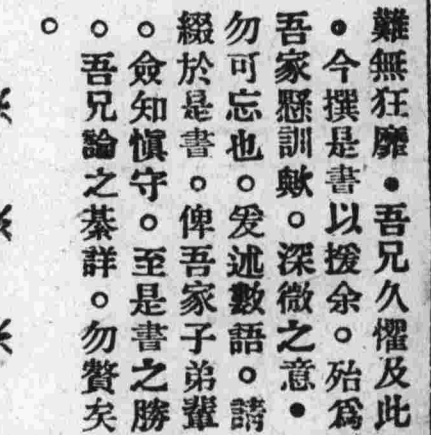
癸亥週刊改組出版  
重自第一期花發行 四月一日星期日出版 每張售洋二分...



曾文正公家書

擇要序

己未春。吾兄旭旦手援曾文正公家書擇要於余。并囑曰。汝其慎之。毋是忽也。余受而讀之。披卷將半。會友人來。莞爾謂余曰。當今新潮日出。何猶披古書耶。吾作而言曰。君烏出此言也。日前詣君案頭。古書累累而陳。今何由染得幾分時髦臭氣而來嘲余耶。得一新潮。遽棄古籍。平君之良。善乎否乎。夫古人作業。曰勤曰儉。曰專曰恒。對已待人。曰仁曰義。曰敬曰誠。問今之人。舍此而焉取乎。有其人焉。見新潮中有勤儉字樣。則曰勤儉。美德也。吾人盍是務。見古書中有勤儉字樣。則曰勤儉。非今世之所務也。



▲ 贈朱君產和序

嚴旭旦

朱君產和。吾硯友也。民國歲乙卯之秋。吾耆姜仲章以曾文正公家書假我。我遂假於朱君。戊午之夏。朱君謂余曰。曾文正公家書。論導講學。卓爾可誦。節錄首其要。可資自修。余乃取而讀之。油然而歎曰。偉哉厥書。曾公所以成德學者。在斯。聖賢豪傑所以照耀千古者。其亦在斯。微吾舂假我。我安得此偉書。微朱君言。吾又安得讀此偉書。或吾舂假我。我不假於朱君。吾又安得朱君言以讀是書。斯我得是書者。幸也。并得讀之者。幸之幸也。雖然。朱君自修棊勤。力精學業。務博羣書。而豈忽此偉書哉。得諸他所。必

無疑也。然則我得是書。并得讀之者。非幸也。朱君之力也。然余得友朱君。不能不自幸。既幸友朱君。又得朱君言以讀是書。其何以謝之。亦惟節錄是書。以達朱君之志而已。但朱君所謂節錄者。徒資自修耳。余今別分門類。綴以短詞。其達朱君之意乎。曰否否。豈敢是哉。語云。吾孝弟。次見聞。君子之教人也。有先後遠近之別。學者不能不如是而求之。且門類條別。慨念易集。此分類之鄙意也。傳稱思之。明辨之。蓋讀書觀物。不可不深思奧義。明辨正理。余竊是書。窮室獨居。討論者何人。意之所至。筆而記之。亦特思辨云爾。此所謂愚而好自用也。朱君其正之焉。由是以觀。余節是書。朱君之志也。朱君不自節而假手於我者。勵我也。然則我與朱君自此日臻善境乎。抑徒置是書。而反日離善境乎。言之不作。恥難免矣。朱君必必曰。行以爲己任。何恥之有。節成之日。特綴數語。用贈朱君。并弁是書。

◎綺芬浪墨序言

前人●

人有終身受書。而無文字表見。即有文字表見。往往疵瑕疊出。而爲人所詬病。此皆學焉而來有造也。學焉未有造。猶不可表見文字。况假學自欺者乎。當今執衿子弟。莫不日肄業某某學校。畢業某某學校。詢其內。空空如也。觀其文。通焉者寡。入其室。嘗籍湑陳。而蛛網封焉。銀管錯列。而塵埃裹焉。若輩庸非假學自欺乎。孫君綺芬則不然。淬勵學問。惟恐不及。華字繡服。不足安身。體餐豐饌。不足悅口。耀光彩色。不足賞目。惟學也可以安心而賞志。是故有弗學。學則必求其是。有弗作。作則必見其工。今刊浪墨二卷。其爲海內人士。撫掌稱善。不亦宜乎。夫綺芬白袷翩翩。青年公子耳。文字淵淵。有金石聲。寓情深遠。有簾銘意。描摹世態。臚陳學理。殷鑒吾民。曷其有極。誠意至厚心至苦也。苟厚意苦心。長往不渝。將來中國

大前門香烟  
乃在中國最先製造之工等香烟



大英  
有限公司

富強。以告郅治。綺芬用金石之文。倣周頌尙書之旨。以記我國善政盛事。不亦偉歟。今而後。鴻著鉅作。吾知其疊出無已也。然則綺芬文字。庸可藉浪墨以作定論歟。其鈞也。先之以餌。其獵也。先之以犬。綺芬欲表鴻鉅文字。而乃先之以浪墨。俾海內人士。皆引領心往。蓋綺芬韞積而有待也。吾於報章。見綺芬浪墨出版。有感於茲有爲是序。

筆  
劄

閱畫記  
梅影樓主

予昔家梁溪時。同事中有  
章君者。性沉默。寡言笑。  
。精繪事。善作人物花卉。  
。尤喜仕女。娥媚活潑。  
殊勿類其人。一夕。細雨  
敲窗。憫人不得眠。予至  
其室。見其方調朱敷粉。  
吮毫輕描。注全神於紙。

予入。亦若未知者。圖成。將擬詞題其上。仰首見予。詫曰。子以何時至此者。予曰。君方注意於繪事。自不覺耳。言竟。予乃就案視其書。滿幅春景。絢綵明媚。有美人一。倚樹凝眸。觀子之性情靜默。而予所作皆風光旖旎。何勿相類之甚耶。章君聞予言。目灼灼注余面。有頃。微領其首曰。若所言。亦在情理之中。吾在若之年固亦喜動不喜靜之青年也。言訖。微笑。予味其辭。知此中定有蹊蹺情節。不禁好奇心生。乃進而請曰。此中情事。可得而聞乎。章君曰。雨窗無事。不妨爲吾子述之。圖中之人。名惜英。幼聰穎。父母愛之。不啻掌上珠。及垂髫時。父命入校讀書。鄉間國民學校。本係男女同校。不干例禁。予適汪該校肄業。乃與伊同學焉。與予頗友善。課餘之暇。踢球遊戲。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光陰荏苒。轉瞬數年。已屆畢業之期。予爰轉入城校。伊亦輟讀。學習針黹。越五年。予因迫於生計。亦輟學服

務瀕瀕。一日友人約宴於倚虹樓。燈紅酒綠之際。友人倡議徵歌。飛箋既出。衣香鬢影。絡繹而來。其中有一妓。眉目清秀。姿態動人。似曾相識。○盼予久之。忽回眸謂予曰。君非雲君乎。何爲而來此。儂因惜英也。君豈遺忘之耶。予曰。姊卽惜英耶。伊曰。然。君暇時祈臨儂處一譚。未識俯允否。予應諾之。言畢。忽忽而去。席散後。乃躬詣其館閣。綠窗獨掩。烹茗清話。予問曰。英姊。汝何墮落至此耶。伊悄然曰。我身不幸。爲女子身。言念前塵。不禁愴然。儂豈樂爲此迎新送舊之生涯。蓋亦有不得已之苦衷在焉。自君別後。不數月。慈母見背。父以中饋乏主。伯道興懷。乃繼聘錢氏爲後母。渠賦性悍潑。待儂如牛馬。時加鞭撻。儂年幼無知。見後母之怒顏厲色。輒嗚嗚哀泣。懇求寬宥。父知之。憫儂孱弱。被其虐待。有時大振乾綱。申斥後母。渠反咆哮之聲。達戶外。父以其頑梗難化。抱息事寧人之意。此後坐視凌虐。不敢置喙矣。

鄉里咸爲儂不平。然亦無如何也。嗟呼。雲哥此尙不足爲儂苦。翌年。父鬱鬱死。後母不甘獨坐。與里中怒少相結識。儂之礙眼。不能暢所欲爲。乃惡罵儂子。此時儂僅十三耳。操此賣笑生涯。已數年於茲矣。天涯茫茫。素心久遠。不爲艱難生。行將憔悴死。雲哥聞之。其亦一掬同情之淚下之。言已。淚潸潸下。予爲之抑鬱然。時夜已深。爰辭伊而歸。自後予每於公餘之暇。足跡常蒞莊門。一日。幽歸夜雨。景甚悽愴。予擬歸省。復過創處話別。見其腰肢瘦削。面戚戚有憂容。余曰。數日不見。何清減至此耶。伊泫然曰。我生不辰。英墮溺。儂年時日長。自難自主。彼嫗逼儂委身。人。顧念清白裔。以顏面取悅於人。已爲畢生大恥。辱。若更屈身於市井荒淫。又何顏視然人世哉。然。君儂知己也。其能爲薄命人一援手乎。予曰。容歸商之堂上。或有以初命。予父母僅予一人。可俯允也。爰束粧返里。歸未數日。而嫗耗已至。

書云。儂自君別後。益覺無聊。有某僧者。以重金誘彼娼。逼儂委身於僧。茲事斷難倖免。儂若堅執不從。恐重違其怒。若視顏阿人。又問心自愧。嗟乎。薄命人。生不如死。三尺白綾。生可了。一杯黃土。煩惱盡除。不若如留骯髒地。受醜賸氣人。儂死後。願君珍重。勿以儂爲念。予讀竟。淚下如雨。乃急乘車。赴滬。行裝甫除。卽詣伊處。則伊已於前宵魚更三羅時。投環死矣。嗟乎。予不難以身殉情。然念父母年老者。予設殉情。於此二老何。予薄倖人之儉生於世間者。如此也耶。日昨偶檢舊簏。得其昔日贈我之小影一幀。已模糊不能辨。余素喜塗抹。故放其影。擬置之座右。以作紀念也。言畢。已淚沾衣襟矣。斯時窗外雨聲浙瀝不止。一若憐此可憐人。而慰其岑寂者。







